

魏二至四

韓一至三

戰國策詳註

第五冊

戰國策詳註

卷二十四

魏三

秦趙約而伐魏。魏王患之。芒卯曰：「王勿憂也。臣請發張倚使謂趙王曰：

「夫扶音鄴寡人固形弗有也。今大王收秦而攻魏，寡人請以鄴事大王。」趙

王喜，召相去聲下同國而命之曰：「魏王請以鄴事寡人，使寡人絕秦。」相國曰：

「收秦攻魏，利不過鄴。今不用兵而得鄴，請許魏。」張倚因謂趙王曰：「敝

邑之吏效城者已在鄴矣。大王且何以報魏？」趙王因令閉關絕秦。秦趙大

惡。芒卯應趙使去聲下同曰：「敝邑所以事大王者爲完鄴也。今效鄴者，使者之

罪也。卯不知也。」趙王恐魏承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

註釋

芒卯

淮南子注：孟卯，齊人也。戰國策作芒卯，芒孟聲近相通。

張倚

魏人，鄴一見魏

固形弗有

形猶示也，固示人以弗有也。

效致

支猶也。

芒卯謂秦王曰：「王之士未有爲之中者也。臣聞明王不背中而行。王之所欲於魏者，長羊屋洛林之地也。王能使臣爲魏之司徒，則臣能使魏獻

之。一秦王曰：「善。」因任之以爲魏之司徒。謂魏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

秦之所欲於魏者，長羊王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因請以

下去聲下同兵東擊齊，懷地必遠矣。」魏王曰：「善。」因獻之秦。地入數月，而秦

兵不下。魏王謂芒卯曰：「地已入數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有

死罪。雖然，臣死則契折於秦王，無以責秦王。因赦其罪，臣爲去聲王責約於秦。

一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長羊王屋洛林之地者，有意欲以下大

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

無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懼音然曰：「國有事，未澹下兵也。今以兵從。」後

十日，秦兵下。芒卯并將去聲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啟地二十二縣。

註釋 未有爲之中言未得有理之中者長羊王屋洛林王屋故城在今河南濟源縣，長羊、洛林與王屋並言，地必相近，應在今濟源西北山

西垣曲陽城之間契折於秦謂臣死則事無左證，猶索債者先自折其契也懼然驚貌，一曰遽視也未澹下兵澹，足也，言國有事，未足下兵也

三秦敗魏於華，走去聲下同芒卯，而圍大梁。須賈爲去聲魏謂穰侯曰：「臣聞魏氏

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戰勝乎三梁，十萬之軍，拔邯鄲。趙

氏不割，而邯鄲復去聲下同歸齊人攻燕平聲下同殺子之，破故國。燕不割，而燕國復

歸燕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

中山數

入聲下同

伐數割而隨以亡臣以爲燕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無爲也夫

扶音

下同

秦貪戾之國而無親蠶食魏盡晉國戰勝羣子割八縣地未畢入而兵復

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地此非但攻梁也且却王以多割

也王必勿聽也今王循楚趙而講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

趙之兵以復攻則國救亡不可得也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割

而有質

去聲

不然必欺』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

維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羣子而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

非計之工也天幸爲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爲常

也知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兵以止戍大梁臣以爲不下三十萬

以三十萬之衆守十仞之城臣以爲雖湯武復生弗易

去聲

攻也夫輕信史記作背疑

爲倍字之譌

楚趙之兵陵十仞之城戴

史記作戰

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爲自天

下之始分以至於今未嘗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

平聲

陰必亡則前功

必棄矣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之及楚趙之兵未任於大梁也亟以

少割收。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和。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講也。必爭事秦。從是以散。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夫兵不用。而魏效絳安邑。又為陰啟。兩機盡。故宋衛效尤憚秦兵。已合而君制之。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臣願君之熟計而無行危也。一穰侯曰。「善。」乃罷梁圍。

註釋

華

即華陽。見秦一四華下注。

圍大梁

見秦一四

須賈

須。須句之後。以國為氏。賈為魏中大夫。

穰侯

見秦一四

魏王

安釐王。昭王子。

惠王

名瑩。

三梁

今直隸永年縣東北有曲梁城。三疑曲之譌。水經注。漳水又東。遼肥鄉縣故城北。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八年。伐邯鄲。取肥者也。肥縣故城。今肥鄉西南。與上梁相近。

拔

邯鄲

見齊一四

復歸

復歸趙也。

攻燕

見秦一四

子之

見齊二四

蠶食魏盡晉國

言魏所得晉國之地。為秦蠶食且盡。

宰子

史記作暴子。徐廣曰。即暴鳶。

北地

史記作北宅。竹書紀年云。宅陽。一名北宅。今河南滎澤東有宅陽故城。

循楚趙而講

循。順也。講。和也。秦時蓋合楚趙共攻魏。魏見二國

為秦用。遂欲與秦和也。

少割而有質

謂欲與秦講和。少割地。而求秦質子。

是臣之所聞於魏也

須賈謂聞於魏人如此。

周書

康誥

之。爾雅四尺篇。仞。謂之仞。

陰必亡

陰。史記作陶。索隱曰。陶一作魏。言秦攻得魏之城邑。秦罷則亡而還於魏也。

未任於大梁

未以攻梁自任。

先已講

已兵未至而與秦講。

從以是散

言東方合縱之國。以此解散也。

君後擇

擇。與於縱散之後。

何必以兵哉

謂先割取時。不用兵也。

絳

今山

西日絳縣等地。

安邑

見秦一四。魏納安邑。年秦昭王二十一年。此蓋指嘗割取晉地。非謂效於今也。

又為陰啟

言兵不用而得地。將益其封邑。

兩機盡

得縣啟封

無遺也。

故宋衛效

魏自比二小國也。

尤憚秦兵

出地而小。故愈畏秦。

已合

謂魏合秦也。

四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

音潮下同

於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

返下同

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

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

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

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乎？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今王之事

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爲後。』魏王曰：『子

患寡人入而不出邪？』

下同耶

許綰爲

去聲

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

周訢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

一鼠首爲女。』

汝

殉者。』

臣必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

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

同納下同

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爲

去聲

王

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

『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效其上，可乎？』

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

去聲先去聲

之。楚王不

入，楚魏爲一，尙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

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請無內王。王待臣也。」

支期說去聲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去聲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爲？」支

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爲去聲秦邪？吾以爲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

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

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

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僞病者乎？而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音王。

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母

行矣。臣能得之於應侯，願王無憂。」

行矣。臣能得之於應侯，願王無憂。」

註釋

魏王

安釐王

周訢

周人仕魏

許綰

或云即長信侯

祝

以言告神謂之祝

河內

見秦四

支期

魏人

楚王

魏人

頃襄王橫

先之

先楚之秦也

應侯

見秦三

長信侯

魏相之善應侯者

樓公

將入矣

樓公即樓緩，趙人，仕秦，言侯其入與之議也。

僞

病者乎而見之

言僞病以見長信侯也。

意雖道死行乎

言病甚，雖恐道死，亦將勉力一行也。

五

華

一本有陽字

軍之戰

魏不勝秦

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

孫臣謂魏王曰

「一

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能用勝矣。」

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下同欲璽者段干子也王

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受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

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姦臣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

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

「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邪

耶同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切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

梟也」魏王曰「善」乃案其行

註釋 段干崇魏人孫臣魏人魏王安釐王上割上謂當時欲璽謂段干崇欲得秦封故諸魏割地革也更博者

之用梟欲食則食欲握則握博局戲以五木為戲有梟盧雉犢塞五者之采梟為最勝得梟者合食其子食行棋也欲食則食不宜食則握握止也乃

案其行案止也案史記云魏王不聽仍割南陽以和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惟先生也敝邑有

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入說去聲齊王曰「楚

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下同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名醜而實危

為去聲下同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淳于髡言不

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爲寡人計之何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註釋

淳于髡

見齊三國

文馬

畫馬爲文也

與國

相與共禍福之國也

誹

非議也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爲寡人謀。奈何。」

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

爲之約。車百乘。」

去聲下同

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曰。「文願借兵以救魏。」

去聲下同

趙王曰。「寡人不能。」

音扶下同

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

音扶下同

王曰。「可得聞乎。」

音扶下同

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彊於魏之兵。魏之兵。非弱於趙也。然

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爲

趙蔽也。今趙不救魏。魏歆盟於秦。是趙與彊秦爲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

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爲起兵十萬。車三百乘。

又北見燕王曰。「先日公子常約兩王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

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尚未許也。田文曰：「臣效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音煩游已奪矣，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去聲王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兵八萬，車二百乘，以從田文。魏王大說。通悅曰：「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大恐，割地請講於魏，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

〔註釋〕

孟嘗君

即田文，靖郭君田嬰子，時仕魏。

約車

約，整飭也。

臺已燔游已奪

燔，燒也，謂魏王不敢自逸。

亟

速也。

〔魏將與秦攻韓〕

周赧王五十年。

无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

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

去聲

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

去聲

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

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其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讎之敵國也。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或通感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

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音扶下同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

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爲不破乎。韓亡。秦盡有鄭地。與大梁鄰。王

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而今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

韓亡之後。必且便事。便事必就易去聲下同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

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闕音與余之事也。秦必不

爲也。若道河內。倍背通鄴。朝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

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十里。而攻危險之塞。所行者

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爲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

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亡

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通有懷地。刑丘。安城。塢音詭。塢當作延。津。而以

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案當滎。澤。而水大梁。

大梁必亡矣。王之使去聲下同者。大過矣。乃惡去聲下同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許之久。

突然而秦之葉

攝如

陽昆陽與舞陽高陵

史記無高陵

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

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魏國

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

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河山以闌之有周韓而閒

去聲下同

之從

林軍

史記作林鄉

以至於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

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乎闕所亡乎秦者

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

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闌之無周韓以閒之去

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

縱下同

之不成矣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

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而請爲

去聲

天下

鴈行頓刃以臣之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之無窮也非

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

趙之約而挾韓魏

史記無魏字

之質以存韓爲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效之如此

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强秦鄰之禍夫存

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共。平聲。史記作莫。使道已

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

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則衛

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

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音潮。爲臣之日不久。

註釋 无忌見齊三魏王安釐王閔時安釐王十二年太后見西周以憂死赧王四十九年秦王用范雎之說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涇陽於

關外明年太功莫大焉史記穰侯贊亦云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募諸侯嘗稱帝於天下以憂死況於兩弟謂高陵涇陽以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

便事也見東周上黨見東周關與之事趙策秦令衛胡易伐趙攻關與趙奮將救之魏公子道從也

也河內見秦四鄴見魏一朝歌見秦五漳淦見趙三智伯之禍趙策襄子使張武殺見韓魏之君決水灌

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車而擒智伯智伯即荀氏瑤諡襄子道涉山谷史記索隱涉谷是往楚之險路從秦向楚有兩谷是西道河外是東道秦策春申君說昭王曰請水石燬

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道河外背大梁河外見齊一從河外出函谷關歷河南右上蔡召

召陵並見秦四從鄭縣南行向淮陽之陳今河南不改衛與齊衛齊皆在韓魏齊懷見史

西郊則上蔡召陵在河南向東皆身之右安城故城在今原垠津延津故城在今共見齊汲故城在今

作茅故茅城在今刑丘史記作邢丘見秦三安城故城在今原垠津延津故城在今共見齊汲故城在今

西南其汲亦成舉鄭地成舉垣雍故城在今河南決滎澤而水大梁滎澤即石門渠，滎濱受河之處，在今河南河陰縣西，後秦

滅魏，果用此策，秦本紀始皇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其王請降，盡取其地。安陵氏魏之附庸，安陵即古鄆陵，鄆陵故城在今縣西南，安陵故城在今縣西北，非楚之安陵。

葉陽今河南葉縣，時屬秦。昆陽故城在今葉縣北，時屬秦。舞陽魏邑，故城在今縣西。隨安陵氏而欲亡之隨，猶聽也，言聽秦亡。

安陵氏也。南國今河南許昌縣東許昌故城是，此時屬韓，在魏之南，故言南國。異日猶他日也。河西即西河之外，見秦一。晉國之去梁晉都絳，魏都安

邑，皆在河東，去闕有禁止。林軍林鄉故城在今河南新鄭縣東。國中史記作圃中，即圃田，在今河南中牟縣西北。文臺墮墮，壞也，文臺，臺名，在

今山東荷澤縣西北，列士傳曰：隱陵君施酒文臺是也。垂都垂，地名，杜預曰：句陽故城在今山東曹縣北。陶衛之郊陶，今山東定陶縣，衛即楚邱。

文公都之，故城在平闕史記作平監，方輿紀要曰：平，平陸也，平陸城在今山東汶上縣北，監即闕，今汶上今河南滑縣東。受兵受秦兵。秦撓之以講謂韓被秦之兵撓，撓，已經三年，云欲講說與韓和。

魏地，山北山，華山也，華山之北，謂今河南閼鄉靈寶及陝西華陰等地。受兵受秦兵。秦撓之以講謂韓被秦之兵撓，撓，已經三年，云欲講說與韓和。

投質質，約也。鴈行言以次進。以從事乎王謂以合從事王也。效致也，獻也。通韓之上黨時韓之上黨，與韓中絕，故勸魏假道，使韓

得與上黨往來，莫依史記即寧邑，見趙四國。關議察行旅也。出入者賦之征商賈也。共有其賦謂韓魏共之，史記共作今。衛時已二附梁。

周東西安陵必易易，輕易也，言秦必輕之也。

葉陽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身濟漳，朝音潮邯鄲，抱葛薛

陰，成以爲趙養邑，而趙無爲王有也。王能又封其子河陽姑密乎？臣爲去聲王

不取也。」魏王乃止。

註釋

葉陽君

或云葉乃奉之譌
奉陽君李兌也

魏王

昭王

漳

見齊

葛薛

並見趙

陰成

並見齊

河陽姑

密

並見趙
四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者晉人欲亡虞而伐

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

晉道。晉人伐虢。反返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今國莫強於趙而能通并

齊。秦王賢而有聲者相去聲之。所以爲腹心之疾者。趙也。魏者。趙之虢也。趙

者。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爲也。願王之熟計之也。」魏太子在楚。謂

樓子於鄢陵曰：「公必且待齊楚之合也。以救皮氏。今齊楚之理必不合矣。

彼翟子之所惡去聲於國者。無公矣。其人皆欲合齊秦。外楚。以輕公。公必謂

齊王曰：『魏之受兵。非秦實首伐之也。楚惡魏之事王也。故勸秦攻魏。』齊

王故欲伐楚而又怒其不已。善也。必令魏以地聽秦而爲和。以張子之強。有

秦韓之重。齊王惡之。而魏王不敢據也。今以齊秦之重外楚。以輕公。臣爲去聲

公患之。鈞之出地以爲和於秦也。豈若由楚乎。秦疾攻楚。楚還兵。魏王必懼。

公因割汾北以予秦而爲和。合親以孤齊秦。楚重公。公必爲相矣。臣意秦王

與樗里疾之欲之也。臣請爲

去聲公說去聲

之。乃請樗里子曰：「攻皮氏，此王

之首事也。而不能拔天下，且以此輕秦。且有皮氏，於以攻韓魏利也。」樗里

子曰：「吾已合魏矣，無所用之。」對曰：「臣願以鄙心意公，公無以爲罪。有

皮氏，國之大利也。而以與魏，公終自以爲不能守也。故以與魏，今公之力有

餘，守之何故而弗有也？」樗里子曰：「奈何？」曰：「魏王之所恃者，齊楚也。

所用者，樓鼻、翟強也。今齊王謂魏王曰：『欲講攻於齊，王兵之辭也。』是弗救

矣。楚王怒於魏之不用樓子，而使翟強爲和也。怨顏已絕之矣。魏王之懼也，

見亡，翟強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鼻。樓鼻欲合秦楚外齊，以輕翟強。公不如

按魏之和，使人謂樓子曰：『子能以汾北與我乎？請合於楚。外齊以重公也。

此吾事也。』樓子與楚王必疾矣。又謂翟子曰：『子能以汾北與我乎？必爲合

於齊，外於楚，以重公也。』翟強與齊王必疾矣。是公外得齊楚以爲用，內得

樓鼻、翟強以爲佐，何故不能有地於河東乎？」

註釋

虞虢荀息

並見秦

馬

謂屈產之乘，屈產，泉名，在今山西石樓縣東南，四馬曰乘。

璧

謂垂棘之璧，垂棘，晉地，出美玉。

假道於虞

自

適虢，途出於虞，故借道。左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此指滅下陽言。下陽，晉邑，故城在今山西平陸縣。水經注：虞城北對長阪二十里，謂之虞阪。寰宇記：春秋晉道於虞，以伐虢。

即此

宮之奇

虞大夫

反而取虞

左傳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

春秋書之

左傳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樓子

當作樓虞一本作樓虞虞同鼻或疑即管鼻

鄢陵

見秦四

皮氏

見秦一

翟子

即翟

張子

疑即張儀

汾北

汾水之北今山西新絳河

津等縣地即謂皮氏也

秦王

惠王

樗里疾

見西周

河東

見秦四